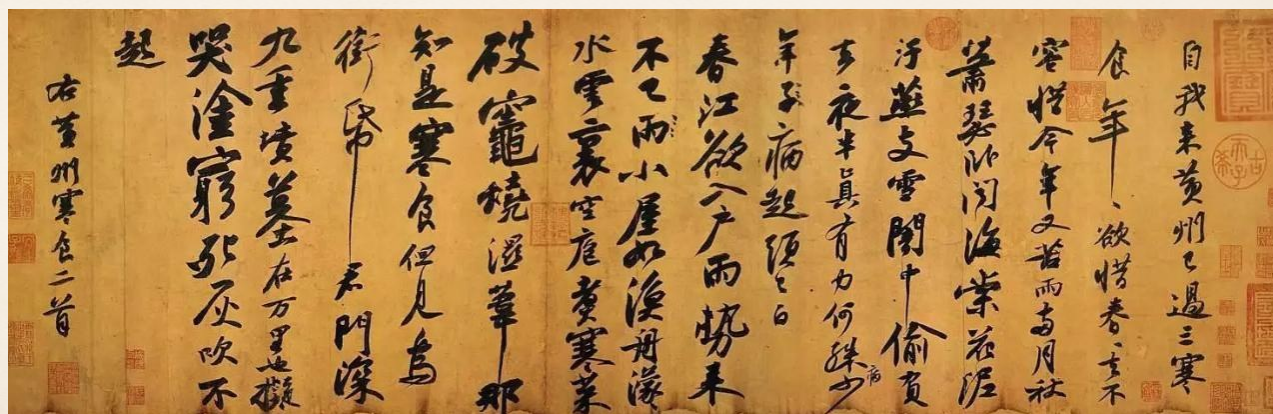


故宫的书法风流

书写生命的苏轼：此心安处是吾乡(一)

□祝勇

苏东坡在萧散冲淡之中，融入了激愤与感伤，也让他的笔触，超越了法度的限制，而与他的生命感悟完美结合，将书法提升到书写生命经验和人生理念的高度上。



《寒食帖》卷 北宋 苏轼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

苏东坡像

宋神宗元丰六年(公元1083年)，被贬黄州已经三年的苏东坡，见到了好友王巩和随他远行的歌伎柔奴。王巩当年因受苏东坡“乌台诗案”(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，奏苏轼谢恩上表中，用语暗藏讽刺朝政，随后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。这案件在御史台狱受审，因御史台中有柏树，野乌鸦栖居其上，故称御史台为“乌台”。“乌台诗案”由此得名。)牵连而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，他的歌伎柔奴不离不弃，随他远行。此次，他们自南国北归，路过黄州，与老友苏东坡见面。

被贬黄州 凄雨中写下《寒食帖》

苏东坡惊讶地发现，柔奴这柔弱的女子，饱经磨难之后，依旧是那么年轻和漂亮，而且增了几分魅力。苏东坡心有不解，弱弱地问一声：“岭南的风土，应该不是很好吧？”柔奴坦然相答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苏东坡心有所动，写下一首《定风波》：

常羡人间琢玉郎，
天教分付点酥娘。
自作清歌传皓齿，
风起，
雪飞炎海变清凉。

万里归来年愈少，
微笑，
笑时犹带岭梅香。
试问岭南应不好？
却道，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苏东坡一生作词无数，笔者书架上摆着厚厚二十卷《苏轼全集校注》，其中诗词集占了九卷，文集占了十一卷。在黄州最困顿的三年，反而让苏东坡迎来了创作的高峰，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(《念奴娇》)，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(《临江仙》)，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(《定风波》)……这些名句，都是黄州赐给他的，更不用说前后《赤壁赋》这些散文，

《寒食帖》《获见帖》《职事帖》《一夜帖》《覆盆子帖》(以上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、《新岁展庆帖》《人来得书帖》(以上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这些法书名帖了。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中，这首《定风波》(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)或许并不显眼，但笔者想，对苏东坡来说，这次见面、这词的书写都是重要的，因为它们让苏东坡安心，或者说，让已经安心了的苏东坡，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安心。

自元丰三年(1080年)抵达黄州，苏东坡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压迫着，以至于在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，他在凄风苦雨、病痛交加中写下的《寒食帖》，至今让我们感到浑身发冷。时隔九个多世纪，我们依然从《寒食帖》里，目睹苏东坡居住的那个漏风漏雨的小屋：“小屋如渔舟，濛濛水云里。”不仅苏东坡的人生千疮百孔，到处都是漏洞，连他居住的小屋都充满漏洞。

风雨中的小屋，就像大海上的孤舟，在苍茫水云间无助地漂流，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。

字体道媚 《治平帖》字划风流韵胜

其实《寒食帖》里透露出的冷，不仅仅是萧瑟苦雨带来的冷，更是弥漫在他心里的冷。官场上的苏东坡，从失败走向失败，从贬谪走向贬谪，一生浪迹天涯，这样的一生，就涵盖在这风雨、孤舟的意象里了。

但苏东坡熬过来了，渐渐和异乡、和苦难达成了和解，能够长期共存、和谐相处。苏东坡一定是这样想的：苦难啊，你千万不要把我打倒，要是把我打倒了，你又去欺负谁呢？还是咱俩一起，长久做伴吧。在黄州，他耕作、盖房、种花、酿酒、写诗、画画，眉头一天天舒展，筋骨一天天强壮，内心一天天丰沛。

他的心，渐渐安了下来。但他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的心为什么会安。直到那一天，他听到柔奴轻轻地回答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”，心中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心安，是因为他把这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黄州，当作了自己的家。

苏东坡的家，原本在四川的眉山(今眉山市)，这是岷江、大渡河和青衣

江交汇处一座美丽的小城。十几年前，笔者第一次去眉山，就喜欢上那里。那里有茂密的丛林，有低垂的花树，有飞檐翘角的三苏祠，还有一条河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一家就住在这条河的中游，他们青衫拂动，笑容晶亮，形容举止，一如从前。

笔者写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，写纪录片《苏东坡》，在北京、成都、眉山之间不停地游走，每次到眉山，都会异常兴奋，觉得自己是来见一个熟人，他姓苏名轼字瞻号东坡居士。笔者一厢情愿地把他视为好友，尽管笔者在他的眼里一名不闻。

苏东坡自从宋仁宗嘉祐二年(公元1057年)和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一起离开眉山进京赶考，就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家。只有在第二年春季殿试(欧阳修为主考官，梅尧臣等为判官)后，突闻母亲去世，苏东坡和父亲、弟弟一起回乡居丧，以及宋英宗治平三年(公元1066年)，苏洵五十八岁病逝于汴京，苏氏兄弟一起护丧还家，将父母合葬。

又过了四年，到了熙宁四年(公元1070年)，苏轼给故乡的乡僧写信，托付他们照看祖上坟茔。此札，就是《治平帖》，内容如下：

久别思念，不忘远想，体中佳胜，法眷各无恙。佛阁必已成就，焚修不易。数年念经，度得几人徒弟。应师仍在思濠住院，如何？略望示及。石头桥、棚头两处坟茔，必须照管。程六小心否，惟频与提举是要。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，相见未间，惟保爱之，不宣。轼手启上。治平史院主、徐大师二大士侍者。八月十八日。

“治平”，是苏轼故乡眉山一寺名。《治平帖》笔法精细，字体道媚，是苏轼书法典型的早期风格。所以元代赵孟頫在卷后题跋中说它“字划风流韵胜”。

宦游四方 始终对故乡眉山充满眷恋

苏轼、苏辙兄弟名字里都有一个“车”，苏东坡的儿子苏迈、苏迨(dài)、苏过、苏遁名字都是“走之旁”，不知是否暗示了他们一家将越走越远——苏

东坡在宋神宗时任职于凤翔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(从湖州贬谪至黄州)，宋哲宗即位后出知杭州、颍州、扬州、定州等地，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往岭南的惠州，最终到达大海另一边的儋州，直到宋徽宗时，才获大赦北还，却不幸途中于常州溘然长逝。

但苏东坡对眉州的家始终是充满眷恋的，无论他走得有多远，故乡都会如影随形，跟着他走。因此说，故乡并非只是我们身体之外的某一个地点，它也在我们身体的内部，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它先天地内置于我们的身体中，连接着我们的血管神经，牵动着我们的痛痒悲欢。

当然，狭义上的故乡是千差万别的，是各有千秋的，是百家争鸣的，相信并非所有人的故乡都像歌里唱的那样美丽而丰饶，正如并非所有人的父母都像书上写的那样慈祥。

一个人的故乡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故乡，正如一个人的母亲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母亲。不排除在有些人的记忆里，故乡是冰冷，甚至是残酷的，哪怕是同一个故乡，在不同人的心里也会留下迥然不同的印象。比如绍兴，既是陆游的故乡也是鲁迅的故乡，但陆游和鲁迅这两个“同乡”对于故乡的印象却并不一致，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彼此“打架”的绍兴——陆游诗里的绍兴，“门无车马终年静，身卧云山万事轻”，这是一个温润的、闲适的、可以睡觉打呼噜的地方；鲁迅笔下的故乡绍兴则显得阴冷灰暗，犹如一块均质的岩石，有泰山压顶之势。鲁迅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，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，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愚昧与落后，他笔下的“故乡”，是文化意义上的“故乡”，是封建主义的“故乡”，是扼杀了闰土、祥林嫂、华小栓生命力的故乡，不全然是他个人生命里的故乡。

但这些都与苏东坡没关系，苏东坡既不认识陆游，也不认识鲁迅，但他认识苏洵，认识苏辙。“唐宋八大家”里的“三苏”，天天腻在一起，当然是在故乡，在他们成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前。在苏东坡的心里，故乡是干净、单纯、灿烂的，一如他“像少年啦飞驰”的旧日时光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